

「加拿大」丽莉卡·戈臣 著

石青 译

天 扰

Atmospheric Disturbances

R I V K A G A I C H E N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 · 2009

天 扰

Atmospheric Disturbances

[加拿大] 丽芙卡·戈臣 著

石 青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5571

Rivka Galchen
Atmospheric Disturbances

© 2008 by Rivka Galche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扰/(加拿大)戈臣著;石青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07773-1

I. 天… II. ①戈…②石…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5343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王景林

天 扰
〔加拿大〕戈臣 著
石青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7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7773-1 定价 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

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严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09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八届,共有十七个国家的五十一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法国获奖作品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荣获了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奖项。

自2008年起,我们开始与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政府合作,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一步开发“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文化价值,在继续组织“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与出版的基础上,优中选优,增设了“微山湖奖”,同时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以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奖项。另外,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我们相信,在新的平台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并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海平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程朝翔 路英勇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马爱农 欧阳韬

英语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任

程朝翔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守仁 黄梅 韩加明 韩敏中 程朝翔

“微山湖奖(2009)”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陈众议 聂震宁 程大志 路英勇 潘凯雄

秘书长

刘 乔

《天扰》是一部既诙谐又严酷的小说,通过探讨一个精神病医生神智混乱,无法分辨自己和亲人身份的心灵历程,揭示了人类精神和人类关系的神秘莫测。作者丽芙卡·戈臣直指人的心灵困惑,编织出一个个谜,其中交织着爱、渴望、感悟和复原等深刻主题。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As a novel both playful and relentless, *Atmospheric Disturbances* makes a philosophical and comical exploration of how a psychiatrist suddenly fails to distinguish his wife as well as his own identity. It depicts the mysterious nature of human mind and relationships. Rivka Galchen really has a knack for designing psychological puzzles intertwined with love, longing, resilience and realization.

Screening Committee of the Annual Best Foreign Novels, 21st Century

译者前言

“去年十二月,一个女人走进我的公寓,她看上去和我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故事由此展开。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资深的精神病医生和他的病人,年长的丈夫和年轻的妻子,多普勒效应和感觉失真,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美丽的冰川,49位量子教父和风寒指数……等等等等。许多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情,许多甚为陌生的气象学和精神病学的知识同时出现在这部小说里。

美国女作家丽芙卡·戈臣出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后来随父母举家迁到美国,一直住在俄克拉何马的诺曼。她的父亲是俄克拉何马大学的气象学教授,母亲是计算机程序员,在美国国家强风暴实验室工作。她是在一个环境宽松的家庭里自由自在地长大的,她的父母从不过问她的学校功课,任由她看电视,也不给她规定上床睡觉的时间,但是却像对待大人一样和她商量家里的大事。她后来能够在纽约西奈山医学院专攻精神病学,并在二〇〇三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应该与她的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天扰》是丽芙卡·戈臣的第一部小说。她将她熟悉的所有元素都放进了这部小说里：精神病学的知识，来自父母的气象学知识。为了实现父亲多年的心愿，她甚至把父亲的名字茨韦·戈臣——小说里那位神秘莫测的气象学家茨韦·戈－臣——安排进小说里。

《天扰》希冀以复杂多变的天象来阐释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爱情。作者经由小说里的精神病患者哈维的口说出“我发现许多事情的中心问题就是爱”。小说里的49位量子教父就是因为被“爱情灼伤了”，才去操控天气。小说的男主人公“我”也是因为爱情生活中疑神疑鬼，才生出后来的一连串奇遇。

丽芙卡·戈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呢？她曾经说过，“促使我写这部小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了丹尼尔·史瑞伯在一九〇〇年写的《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的影响。史瑞伯是一个有很高教养的德国地方法院首席法官，他因出现幻想而导致精神崩溃，几次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他以这段不幸的经历为根据写就的回忆录被广泛认为是出自精神病人之手的最清楚最详尽的文字。据说，弗洛伊德读了他的回忆录后，说了这样的话，‘这个了不起的史瑞伯真应该成为精神病学教授和精神病医院的主管。’

“在回忆录里，史瑞伯解释，他是如何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是个庞大的神经结构，一个掠夺成性的神主宰了它，而且‘在神的国土上发生的一次危机’使他成为人类唯一的幸存者，独自生活在幻想和鬼魅之中。史瑞伯认为，这个世界可以通过他去势变性为女人而获得解救。他的叙述既好笑，又可怕，更令人心碎。

“我被史瑞伯的回忆录所感动，我想，这个男人觉得自己被

所有他熟悉的真实的事情抛弃了,他靠着撰写这部清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忆录来对付这种可怕的感觉。他的回忆录如此引人入胜,部分原因是他在回忆录里一直都承认他的信念是很奇怪的,甚至承认这些信念也许是错的。回忆录里通篇充满了不可名状的悲哀和茫然。当你阅读这部回忆录时,你开始理解了史瑞伯的幻想,我们自己也有许许多多的幻想,他的幻想就如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的真实的有趣而生动的作品。我很喜欢这么一个想法,那就是用你所拥有的非常特殊的方式来表明你是错的。”

《天扰》是一部将虚构的故事和科学知识组合在一起的小说,如此写书丽芙卡·戈臣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写书的人有一颗智慧的大脑,能读懂它的看书人当然应该也是个有智慧的人。

石 青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于英国伦敦

第一部分

1. 一个暴风雨不太猛烈的夜晚

去年十二月，一个女人走进我的公寓，她看上去和我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女人很自然地将房门在身后关上，她手里拎着一个特大号的淡蓝色手提包——瑞玛的手提包，手提包里有一只黄褐色的小狗崽。我不认识这只小狗。真的瑞玛是不会在人行道上和狗儿们打招呼的，她压根儿不喜欢狗。空气中弥漫着干草清新凉爽的气味，这是瑞玛常用的洗发香波的味道。我眯起眼睛看着面前这个女人，看着这只小狗，我心里清楚，事情有点不对劲儿，非常不对劲儿。

她，这个女人，可能是个爱狗之人，俯下身去脱鞋。她的头发稍稍地遮住了脸庞，偏头疼影响了我的视力，但是我依然能看到：她像瑞玛那样拉开皮靴上的拉链；像瑞玛那样脱去同样缀着特大的深灰色扣子的淡蓝色大衣；像瑞玛那样把染成金黄色的玉米穗般的头发塞到耳朵后面；像瑞玛那样留着剪成一条横线

的前刘海，就和那些穿着土著服装的洋娃娃的前刘海一样。件件桩桩都是一样的，但这不是瑞玛。这只是一种感觉，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就像一场梦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低声地跟自己说，“我在做梦”。记得有一次从梦中醒来，在那个梦里，我的母亲——已经死了三十三年——坐在我的厨房桌子旁，一边喝茶一边看报纸，她看的那一页报纸的反面有一行大字标题“人是错的，名字是对的，谋杀案审判裁定”。我想要看看那篇字体比较小的文章，可是我母亲在不停地翻弄着报纸，闹出的声音就像一群鸽子突然飞起来。当我醒来后，我在屋子里上上下下地搜寻那份报纸，还到外面的垃圾箱里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

“哟！”那个貌似瑞玛的女人轻轻地说，似乎注意到了昏暗的灯光。“对不起。”她模仿瑞玛的阿根廷口音，惟妙惟肖。“偏头疼犯了？”她把那只瘦瘦的黄褐色小狗崽压在胸口上。小狗打了个哆嗦。

我举起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安静，也许我把肉体上的痛苦演得太过火了，但这个手势是真的，因为我害怕，我还不能很清楚地把话说出来。

“待一会儿，”那貌似瑞玛的女人似乎是在跟她自己低声地说话，也许是在跟那狗说话，也许是在跟我说话，“你可以见见你这个温柔的新朋友。”然后，她开始惟妙惟肖地模仿瑞玛那种节奏稍微有点零乱的脚步，穿过房间，从我身边走过去，走进厨房。我听见她把开水壶放到炉子上。

“你看起来很奇怪，”我发现自己在对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大声嚷嚷。

“是啊，一只狗，”她在厨房里用单调的声音说道，依然在完美无瑕地复制瑞玛的外国人语调。而且似乎已经忘掉了我的偏头疼，她大声呵斥，一直在不停地说话，也许说的是那狗，也许不是，我无法完全集中注意力。她说了唐人街的什么事情，还有一个垂死的人。我看不见她，只听见她的说话声音，抑扬顿挫的，这使我觉得她真的是我的妻子。

过了一会儿，这个奇怪的冒名顶替者从厨房里出来，亲吻我的额头，我的脸红了。这个年轻的女人亲热地趴在我的身上——真正的瑞玛会随时走进来，看见我们俩这个样子吗？

“瑞玛应该在一个小时以前就到家的，”我说。

“是啊，”她说，高深莫测。

“你带回来一条狗，”我说，尽量不要流露出责备的口气。

“我希望你喜欢它，等你感觉好一点儿了，见见它，我把它放好——”

“我觉得，”我突然说，被我自己说的话吓了一跳，“你不是瑞玛。”

“你还在生我的气，利奥？”她问。

“没有，”我说，转过头去，把脸藏在沙发的靠垫里。“对不起，”我对着靠垫质地紧密的羊毛罩子咕嘟着。

她从我身边走开。炉子上烧的水快要开了——我们家开水壶颤动着发出的上扬的声调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我伸出手拿起电话，拨打瑞玛的手机。从手提包里传出了沉闷的铃声，这个铃声显然没有和我手中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形成立体声。那貌似瑞玛的女人抱着那狗从厨房里出来，走进起居室侧耳细听，这时，水壶吹起了口哨，确切地讲，是外面的警报器在哀号。

她冲我笑了笑。

那时候,我,五十一岁,男性,精神病医生,没有住院治疗的经历,没有相关的病史,社会史,或家族史。

*

*

*

待那冒名顶替瑞玛的女人睡熟以后(那狗睡在她的怀里,她们的呼吸是同步的),我发现自己在翻瑞玛那个淡蓝色的手提包,包里有一点点狗的气味。不过,当我注意到我正在做的事情——打开信用卡的收据,闻闻钱包里的味道,舔掉半块口香糖上的粉末——时,我觉得自己像是老电影里演的那种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我似乎认为这个女人的出现意味着瑞玛在骗我,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好像我盼着在她的手提包里找到剧院的戏票,或者找到一个刻着姓氏首字母的烟盒,或者一瓶砒霜。就因为瑞玛比我小很多,就因为我不一定时时刻刻都知道她在哪里,或者就因为她用西班牙语打电话时,我不一定知道她到底说的什么,电话里的那些人也许是我压根儿不认识的,但出于尊重,我从来不问。正因为我们关系中的这些非常正常的方面,要说她在过去,或者现在,爱上了几个,或者很多其他的人,这是不大可能的,根本不可能。然而,即便如此,这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为什么夫妻间的不忠会导致失踪呢?或者会导致出现假冒者呢?会出现狗呢?

2. 清晨两点

真的瑞玛还没有回家,我收到了一个传呼。一个身份不明

的病人——可能是我的病人——出现在精神科的急诊室。我没有打电话过去，没有再好好地考虑考虑，也没有进一步地了解情况，就决定立即前往医院。

很显然，这像是可以找到我的病人的一条线索。

我给正在酣睡中的女人留了一张纸条，尽管我不是非常确定这张纸条到底是写给谁的，像是写给真瑞玛的，又像是写给假瑞玛的。我只是要让她知道，因为一个紧急情况，我被叫到医院去了。就算事情不全是这样的，可是留一张纸条，哪怕只是为一个陌生人留下纸条——别管纸条上写的是是什么——这么做显然是正确的，考虑周全的，有责任心的。

我带上瑞玛的手提包——想起她的时候，可以拿它充当安慰品——离开了家，去查明医院里的那个身份不明的家伙。我的一个病人，哈维，他最近失踪了。瑞玛责怪我没有尽力去找他，也许我马上就会找到他了。

*

*

*

当我到达精神科急诊室的时候，那里很安静，一个夜班护士无精打采地用一只手托住头，在计算机上玩牌。他，夜班护士，一个俊朗的大男孩，非常瘦，皮肤几乎是透明的。一看见浮现在他额头上的血管，我就莫名其妙地想起了瑞玛脚面上的血管。我不认识这个人。我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地做着自我介绍，没有威严，目的含糊。

“你迟到了，”他说，打断了我的话，甚至都没有把脸转过来看看我。

过了一会儿，我想他说的是对的，我是迟到了。但是，紧接

着我想起来了，现在根本不是我的上班时间。为了穷追那条非常模糊的线索，我不顾资深医师的身份，来得太早了，其实那条线索完全可以等到天亮以后来处理的。所以，我不可能是迟到了。大概他把我错认为是别的什么人——一个年纪比较轻，级别比较低，还得上夜班的医生。

“那是谁？”我问，朝单向观察镜的另一边点点头。在那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坐在轮椅上睡着了，腰部以下盖着医院的被单。

他不是我的病人，不是哈维。

那个表面上看起来举止得体的护士还在计算机上玩他的游戏，依然没有转过脸来和我进行目光接触，他开始快速地嘟哝起来，更多的是说给他自己听，而不是说给我听。

“没有确诊。很可能是精神严重变态。他在地铁的火车里吐口水，咆哮，谈论上帝，所以他们把他送到这里来。给他服了安度，现在睡着了，否则他会一直冲着我们嚷嚷，说我们偷了他的腿。我会把他留给上早班的医生。还得有一段时间，药效才会退去。”

然后，那护士转过头来，瞥了我一眼，瞪着——的确是瞪着——我。他的表情让我觉得好像我有病，好像要死了。

那先前没有一丝皱纹的额头皱了起来，现在说话说得比刚才清楚了一点，他问我，“您是瑞玛的丈夫吗？”

我在将工作人员和病人分隔开的单向观察镜的反光里依稀看到了自己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我注意到——想起来——我的手里拿着瑞玛的淡蓝色手提包。“是的，”我说，挺起了背，“我是瑞玛的丈夫。”